#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九十至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史記正義卷九十

唐　張守節　撰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

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

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户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詣滎陽以

豹國為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

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

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黄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黄十七城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黄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

使曹咎守城臯河南府汜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為于偽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固陵名在陳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

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令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曹州六年朝

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

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遺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言魏豹閲千里如席卷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

乎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
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史記正義卷九十

史記正義卷九十一

唐 張守節 撰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葢英後改為蓼也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

山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
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陳
勝之起也布廼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
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
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時會指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
渡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廼以兵
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
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

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上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數

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

曰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

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

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

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

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

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

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説狀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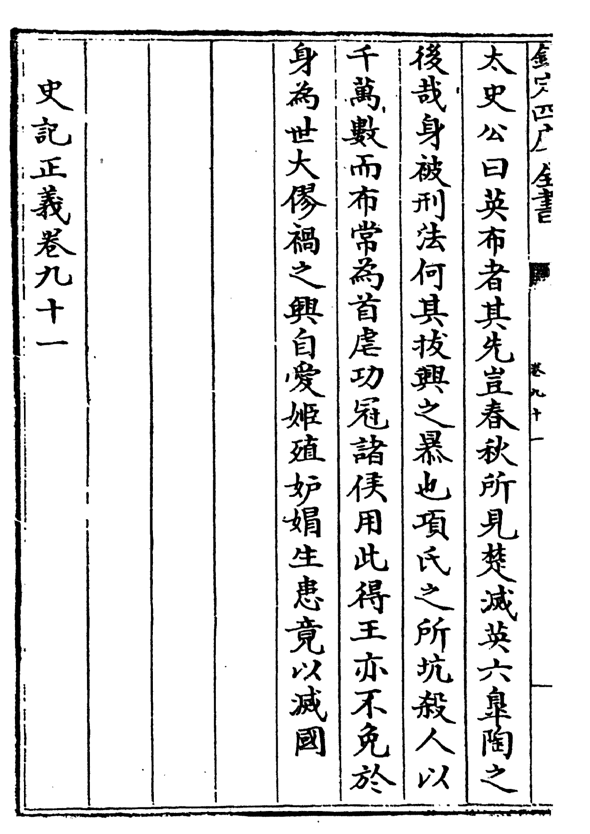
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

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䟽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吴荆王劉賈都吴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

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今潭州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初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

布之夜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刼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令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

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甀遂瑞反）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正義卷九十一

史記正義卷九十二

唐　張守節　撰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

絶去信釣於城下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音寺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俛音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劒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

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

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獘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背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兵敗散彭城而卻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絶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説豹不下

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缻度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今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

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

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臨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

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
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
可敗信所出竒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
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
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
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
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

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

劾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

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

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城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

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

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近其室家懐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

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

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説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

士卒令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色庾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

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

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

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城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叅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為百姓請命止楚漢之戰闘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懐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葢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

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

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

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
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
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
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
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
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

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禄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音適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

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

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眛冢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

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

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

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

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

樂鍾室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

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鋭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正義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九十三

唐 張守節 撰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故横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河南

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為韓王以距漢漢二

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朔州

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黄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黄等屯廣武以南（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石州縣）後復

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鴈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今嬀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

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黄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寛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

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亡起盲者不亡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滎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當為弓高侯滄州縣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

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頽當孼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曽拜爲龍雒侯續說後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頟侯以酎金　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曽復封爲龍頟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曽紹封龍頟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

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綰為羣臣觖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

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

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

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侯漢表在河内

陳豨者宛朐人也宛朐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

還廼封豨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乗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黄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畧趙

代上聞逈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刦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戸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

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户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

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

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

王都中都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

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

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内見疑彊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

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

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説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于人也深矣

史記正義卷九十三

# 史記正義卷九十四

唐　張守節　撰

##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 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地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横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

文云弛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

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爲齊

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横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於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横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横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横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説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横横以為然

解其歴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歴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歴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横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横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横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

嬰嬰敗還之軍於嬴下故嬴城在兖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

亂廼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謝曰臣烹陛下之
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
齊王田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揺者致族夷廼復使使
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
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横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
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
沐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

天子而横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齊田横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

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

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髙節賔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正義卷九十四

# 欽定四庫全書

## 史記正義卷九十五

唐　張守節　撰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音快又吉外反）沛人也（徐州縣）以屠狗為事（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

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東州縣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爵第六級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户牖（户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曹州縣）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間守軍於杠里（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汴州縣）北以郤敵

先登斬俘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曲丘兩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陵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許州理縣也轘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絶河津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在偃師南攻秦軍於犨在汝州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

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撞直江反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

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時羽未為王中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紀買反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桂陽臨武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

三秦别擊西丞白水北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徑孫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上雍於拱反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岐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雍州縣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黄攻鄒魯瑕丘薛兖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兖州曲阜縣瑕丘兖州縣薛在徐州滕縣

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夏音假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陳州太破之屠胡陵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

代自霍人以往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也至雲中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邢州城破栢人邢州縣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

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大卜太僕解福人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户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户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别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軍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

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宫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吕氏即上一日宫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

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言不能行人道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曲周侯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酈商者高陽人雍州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人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按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

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寧州上郡鄜州破雍將軍烏氏縣乃在涇州安定縣之東四十里也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則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賜食邑武成六千户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鬭受梁相國印益

食邑四千户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易州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五千户涿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

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

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

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上為于偽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户牖破李由軍

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于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

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二縣在朔州善陽縣

界益食千户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户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户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户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

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今陳州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宋州

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宋城縣）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

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走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

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絶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柘屬淮陽國按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留縣在沛郡公其今）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

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郯音談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

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户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户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

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

及吕太后太后崩吕禄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吕禄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吕氏事風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吕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户賜黄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

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

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

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

絶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

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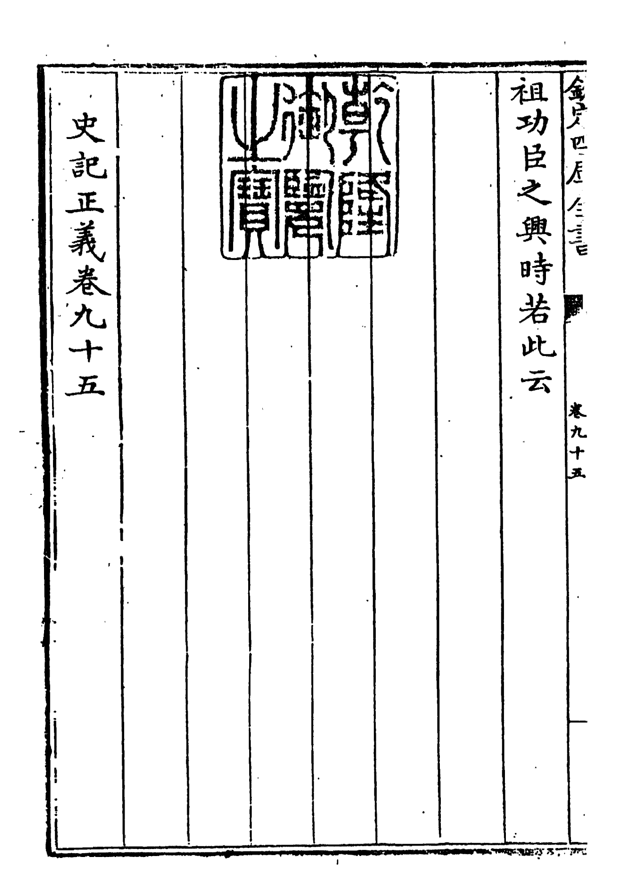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

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

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

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正義卷九十五